

父亲走了五年多,但父亲弥留之际的情景却始终历历在目。

回老家,一直是父亲的心愿。在他病危时,我们决定送他回到那片生他养他的故土。挂着氧气袋的救护车,在苍凉的夜色里一路飞奔。刺眼的车灯,将每一个人的心刺得生疼。

父亲静静地躺在车内,靠一袋氧气延续生命。若有若无的气息,撕扯着我们紧绷的神经。不敢去回忆父亲曾经的乐观与风趣,不敢去想象他年轻时食不果腹的艰辛与家徒四壁的窘困,生怕在现实与过往撕裂的缝隙中,错过父亲的最后时刻。

父亲是一个农民,但从无怨天尤人。即便在他穷困潦倒的日子,也满是欢声笑语。8年前,父亲因脑梗卧床不起,母亲的精心守护,也没能让病魔走远。窗外的繁华与喧闹,从此与他无缘。就连以前天天在一起的朋友,也被他生生地晾在了街边。

瘦得不像人了,吃饭也不行了……从母亲哽咽的电话声中,我清晰地听到了父亲生命凋零的声音。每每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总是含混不清地呼唤着子女的名字。而远在他乡的我们,无法感知他承受的痛楚与折磨,更无法感知他内心的挣扎与不甘。

父亲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即便后来进城,嘴上也总是那些从泥土中衍生出来的话题。父亲病重时,他总是感到莫名的恐慌。我明白,他害怕自己死后被烧成一堆灰,成为城市上空漂浮的尘埃。他只想将自己瘦骨嶙峋的躯体,连同他77年的酸甜苦辣,完整地安放在自己熟悉的泥土里。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救

和朋友去万盛金蝶湖的那天下午,天气不错,太阳暖洋洋的。出发前我们便约定,到那里既不散步游玩,也不喝茶聊天,专心钓鱼,感受垂钓的乐趣。垂钓对我来说,纯粹是为了一份心情,主要是想走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散散心。

到达目的地,我们每两人分成一组,和我搭档的是位女士。她对钓鱼的兴致高,刚到鱼塘便急匆匆拿着鱼竿往湖边跑。“糟了!我的裙子被鱼钩钩住了。”不知咋的,刚把鱼竿取出的她还没有开钩,就把鱼钩挂在了漂亮的裙子上。看得出来,她和我一样,都是没啥经验的新手。



童年记忆里,有两件事引以为傲:一是学业常列前茅,二是乒乓球技术好。“突然记得你很会打乒乓球!”就连阔别三十余载的发小,QQ留言中依然如是感慨。岁月悠悠,乒乓这一源自童年的热爱,早已融入生命,成为朝夕相伴的忠实挚友,源源不断地馈赠我欢乐与丰盈。

乒乓予我,最珍贵的馈赠是健康。单位年年组织体检,报告单上除体重略超,各项指标皆安稳无恙。年逾知命,本是疾病悄然滋生的关口,若非这经年累月的银球跳跃,诸如高血压、痛风、糖尿病之类令人色变的困扰,恐怕早已缠身。

球友张罕,便是乒乓惠泽的生动注脚。身为上班族,他日常囿于方寸办公室,疏于运动,身形微胖,血压也时有起伏。初时对乒乓毫无兴致,只为陪孩子学球才踏入球馆。百无聊赖中,他买来球拍,在孩子培训的间隙,信手挥打几下。谁曾想,这无心之举竟成人生转捩。自那以后,奇妙的变化悄然发生:一月之间,180余斤的身体仿佛卸下沉枷,轻盈了10多斤。这实实在在的甜头,点燃了他对乒乓的炽热。如今,体重稳稳保持在140斤左右,血压也归于平和。如张罕这般,因关注健康而与乒乓结缘者,何其多也。他们都在

父亲的最后时刻

□李光德

护车终于到达老家。我们将昏迷不醒的父亲安放在弟弟新修的堂屋里。他的嘴角动了动,仿佛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说不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知道已经回家,但老家的泥土气息与烟火味道,肯定会让他莫名地心安。

原本以为没有了氧气,父亲就会远离病痛的折磨。但他的生命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脆弱,他不停地喘着粗气,仿佛在与死神做最后的抗争。

第二天晚上8点,父亲睁开了眼睛,暗淡的眼神在房内无力地搜索着。母亲见状,赶紧将哥哥拉到他跟前,大声说:“这是你的大儿子,认得就眨一下眼睛。”父亲显然听懂了母亲的话,他定定地看着哥哥,然后用力地眨眨眼。随后,我、弟弟、妹妹,侄儿、侄女依次来到父亲跟前,他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人,辨认完毕就眨一次眼。而每眨一次眼,仿佛都用尽了全部力量。

在场的所有人都确认之后,父亲的眼神依旧还在人群里来回搜索。就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母亲恍然大悟:“快给红啊子和曾孙孙视频。”原来,弟弟的小儿子还在广东回家的路上,侄儿、侄媳因孩子住院尚未赶回。于是,众人赶紧视频连线,看着视频中熟悉的亲人,父亲一个一个地辨认,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眨眼。

垂钓记趣

□罗昭伦

“还是把鱼竿给我,你去捉蚯蚓吧。”本来这事该我去做的,为了考验她的胆量,我故意这么说。“你一个大男人还怕捉蚯蚓呀?”她毫不畏惧地说。“嗯!”我抿嘴笑了笑,收起长长的钓线。

待蚯蚓捉来,挂上鱼钩,我提起鱼竿,猛地向池塘中间抛去。在钓线轻轻入水的一刹那,发出“叮咚”悦耳的轻响。当浮标静静地漂在水面时,我们便一动不动地盯着浮标,开始耐心等待。除水面泛起的阵阵涟漪,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只有红白相间的浮标,随着我们的心在上下波动。10分钟过去了,别说鱼,就连虾也没钓着一个。我感觉无味,便将鱼竿交给搭档,由她掌杆,我则在一旁当起了观众。

一池清水风吹皱,两旁瓜果留弥香,我深深地吸一口,沁人心脾。突然,水面的浮标有轻微移动,渐渐又沉了下去。见此,搭档赶紧将鱼竿用力向上一提,鱼钩随着惯性飞向天空。遗憾的是,钩是空的,钩上的

乒乓乐

□李钟

那清脆的撞击声里,真切感受着身体焕发的活力,遂将乒乓奉为生命良伴,恒久相依。

乒乓不仅护佑身心,更为我牵系起志同道合的挚友。金东便是球台上结下的知己。十年前初遇,我的球技于他如难以逾越之峰,每局常让他两三分。然时光如魔法师。近年来,他球艺精进神速,如今平手相搏,我竟屡居下风。除却乒乓,我们皆醉心于墨海弄潮。我倾慕柳公权的瘦硬风骨,他痴迷米芾的飘逸神采。见我笔下柳体遒劲,他渐渐心动,受我影响也转向柳体。未料两年不足,他的柳字竟已与我并驾齐驱。他常笑言:“你可是我追赶的标杆啊!”我佯装愠怒:“总想着处处超越,莫非要掀翻咱这友谊小船?”嬉笑自是戏言,共同的志趣早已将我们系为形影不离的伙伴,友谊之舟在岁月长河里稳稳前行。

相较于饭后爬艾坪山或漫步滨江路这类略显单一的健身,打乒乓球是一种酣畅淋漓的享受。球友肖团长,是部队转业的团级干部,弧圈球堪称一绝。球台前,只见他挥拍一击,那球便如低空掠起的雄鹰,猝然腾跃,在空中划出优美而凌厉的弧线,常令对

从父亲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深深的眷恋与太多的不舍。或许,这是他在和亲人作最后地告别;或许,他是希望将所有的亲情全都一次打包,去温暖他西行的路。

确认完毕之后,父亲再次闭上眼睛,开始大声地喘气。粗重的喘气声,分明是父亲生命与死神的拉锯战。但越来越弱的喘气声,意味着生命尽头的努力,终究没能换来生命的延续。

11月24日零点54分,父亲的喘息声骤然停止。乡村的夜色,被凝结成了无边的凝重。与病魔抗争三年多的父亲解脱了,我的心却坠入了无边的黑夜。从这一刻开始,年近半百的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蚯蚓已不知去向。

我们朝旁边不远处的一个钓鱼高手看去,只见那人的操作行云流水,抛竿、提竿、取鱼、入兜……动作虽简单,却极为有效。尤其是他那悠然的神态,大有李白“闲来垂钓碧溪上”的风度。

“还是让我来吧。”我从搭档手里接过鱼竿,用力往湖中央一甩,然后深深吸了口气,重新调整情绪,咬着牙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当浮标归于平静后,思绪也在宁静中随着被风吹皱的水波缓缓飘动。忽然,浮标轻微而有节奏地抖动了几下。曾听钓鱼高手讲过,这是鱼儿在触碰诱饵,试探着未知的险情。“这个时候绝对不要提竿,不然就上当了。”边上的朋友说话的那一刻,颤动的杆子猛地往下一沉,又很快浮出了水面。“别着急,鱼还没上钩呢。”渐渐地,浮标的抖动变得更大,眨眼工夫,所有的浮标全没入了水中。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提起钓竿,随着“哗啦啦”一阵水响,一条鲫鱼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啪”的一声落在了岸边。搭档见状,赶忙上前摀住,将鱼慢慢放进桶里。

那一瞬间,我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喜悦。我似乎突然明白了,身边那位钓鱼高手,尽管并非每次都能钓到鱼,但他仍乐此不疲的原因。是的,钓鱼追求的并非鱼本身,而是钓鱼的这个过程。

我以为,钓鱼的最高境界,应是钓着了乐、没钓着亦乐,不为钓鱼而钓鱼,在乎修身养性。人生其实也和钓鱼一样,许多人也如鱼一样,由于经不住诱惑而走上不归路。面对诱惑,只有加强自身修养,锤炼意志,始终保持清醒,才能做到身正、影直、气昂地走好人生旅途。

(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作协名誉主席)

手 措 手 不 及。奈何他公务缠身,挥拍时少,拉出的弧圈球便似金庸笔下段誉的“六脉神剑”,时而精妙绝伦,时而又飘忽无踪。纵然失误频频,常居下风,肖团长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孩童般纯粹的笑容。我想,唯有深爱此道者,方能真正读懂他心底那份不掺胜负、源自运动本身的喜悦。

享受过程,不以赢球而自矜,不以输球而颓然,这便是乒乓世界赠予我的至真至纯之乐。它如一束恒久温暖的光,照亮寻常日子的每一个角落,让生命在跳跃的银球与清脆的击打声中,焕发出从容而欢悦的光彩。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懂的诗

我失手打翻了西湖的月光

□王承军

我失手打翻月光时,整个临安城突然暗了。青瓷般的脆响惊动了陆游,他正在小楼,写那首春雨初霁。

我慌了
满地月华开始流动——
有的爬上窗棂
冒充银霜,
有的潜入酒杯
伪装成清酿。
最明亮的那一绺,
正往断桥边的绿荫里
偷塞小纸条。

我蹲下身
想拼回一轮满月,
却发现每块碎片
都映着不同的脸:
唐婉捡到的在哭,
清照拾起的在瘦,
而落在柳永手里的,
却谱成了
半阙新词。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老家

□吴红英

当牵挂如初夏的西北
野花般漫天疯长
情感的帆帆驶向柔软的心房
在远山 和老人之间
有水墨画也难以晕染的忧伤。

老家的村口旁 没有龙眼树
老家的矮墙边 没有木棉花
老家的田坎上
一顶破草帽 孤单
一双旧草鞋 衰老
西边的夕阳也是久病初愈的模样。

阡陌纵横的远山
是外婆玫瑰花般初绽的微笑
老家的小屋萦绕桐油香
桐油香的麦斗里“长”着大甜枣
乌黑的灶膛藏不住烤红薯的焦香……
这些秘密
只有外婆和我 知道

老家的枯草都是中药
专治断肠的乡愁
老家的屋檐都是天堂
翘望疲惫的归燕……

老家的名字啊 是线装的春天
有你 有我 独自珍藏……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避暑凉风垭

□陈新

大娄山以一千三百米的清凉召唤我
木槿花的初夏
绿的新绿
红的紫红
阳光在枝条上打滚
春走得不舍
夏天却来得热烈
猫头山下
清风摇曳
翠湖含波
小鸟在枝头报告
清凉世界
静谧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青少年作协副主席)

